

明代慧因寺興廢考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佛教史方向博士生

陳文博

摘 要

建自五代時期的慧因寺，在賢首教僧晉水法師住持之後得到極大的振興，又因從高麗處獲得多部華嚴經典，使得慧因寺成為宋代華嚴學的中心。進入明代之後，經過明初玄中猷法師的經營，出現短暫的復興，隨後又陷入沉寂。嘉靖以後，在佛教復興的大背景下，萬松慧林的到來扭轉了慧因寺衰頹的狀況，通過募集捐貲，重修寺院，使得「華嚴第一道場」煥然重光；完善了僧團建設，保證了法嗣的延續；以華嚴義學吸引士紳階層的支持，為慧因寺的日常運行、修繕提供了經濟支持，將士紳群體作為慧因寺擴大地方社會影響力的重要依託。此後，萬松一系的僧人延續了萬松的策略，並在晚明士紳檀那襄助下多次修繕慧因寺，並重建了華嚴經閣，維持了慧因寺大伽藍的地位。本文擬對於明代慧因寺的修建過程以及僧團構成進行探討，為考察明代佛教與民間社會的互動情形以及明中後期佛教復興的情況提供一個微觀而具體的切入點。

關鍵字：慧因寺 萬松 修建 華嚴

一、明代以前的慧因寺

慧因寺，又稱高麗寺，為後唐天成二年（927）吳越王錢繆所建，初名慧因禪院。當時杭州及所屬各縣共有寺五百三十二，其中講院大都傳天臺智者之教，弘賢首一宗者則甚為寥寥，慧因寺也是一所寂寂無聞的小寺，華嚴碩德晉水法師（淨源）住持此寺，「力振動宏綱，始立教藏，于蘇於秀」¹。元豐八年（1085），高麗國王之子僧義天入宋求法，宋廷推薦有誠大師授其華嚴教義，有誠又薦舉了杭州慧因院僧淨源法師。義天遂南下杭州，參謁晉水，從其精研華嚴學。歸國後，向慧因寺贈送三部金書漢譯本《華嚴》共一百八十卷（晉譯本六十卷、唐譯本八十卷、般若譯四十卷），托商船帶回，後又輸貲建華嚴閣以藏之。會昌法難之後，因經籍散佚，華嚴宗頓告衰微。宋初，子璿以賢首旨作《楞嚴經疏》十卷，此宗又得稍弘。淨源繼之而起，調杜順的法界觀、法藏的妄盡還源觀，皆由《起信論》發揮而來，進而認為馬鳴大士應為華嚴初祖，此外於其他義學法門亦頗多創見，被叢林宿學遵為「義龍」，又得三版《華嚴》于此，一時往學者，不絕如縷，宗風大振，賢首一門得以中興。其時，有寺僧乞易禪院為教院，元祐三年（1088）從其請，敕賜為慧因教院，以專弘賢首，慧因寺成為南方華嚴學的中心，淨源開創的慧因寺系成為宋代華嚴學中最重要的一支。此後，慧因教院寺宇又得以增廣，建築瑰麗，經藏豐富，名僧輩出，儼然「華嚴首刹」，一躍成為吳越名寺。因與高麗的特殊關係，故又被稱為「高麗寺」。

兩宋之交，較有影響的慧因系華嚴學僧則有兼習天臺、華嚴的戒環，他于宣和年間著《妙法蓮華經解》二十卷，闡揚天臺教義。建炎二年（1128）又撰《大方廣佛華嚴經要解》一卷，以李通玄的「十會四十品」來闡發整部《華嚴經》。南宋初，繼承晉水衣鉢的則有其三傳弟子師會，紹興間住持慧因寺。師會對《五教章》的研究用力頗深，著有《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六卷、《華嚴一乘教義章焚薪》二卷、《同教策》一卷，以論賢首宗與諸宗異同，其門下較著者有善熹、觀復、希迪，其中後兩者與師會、道亨並稱「宋代華嚴四大家」，足見師會一門之盛，其傳教基地慧因寺「也始終是南宋研究和弘傳華嚴的中心，師會系所注重的典籍和所討論的問題，也是當時大多數華嚴學僧所專習的經典和所關注的問題」²。乾道中，較有影響的慧因寺僧有義和，他撰有《華嚴念佛三昧無盡燈》一卷，輯匯散

¹（明）李耆：《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六《敕賜杭州慧因教院記》，光緒七年丁氏竹書堂本。

²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219。

見於華嚴經疏中的念佛法門，「以此經宗旨偏讚西方，為念佛往生之法」³，倡「華嚴圓融念佛法門」，以回應當時僧俗中普遍流行淨土信仰的狀況。此外，他在搜集、整理賢首經典方面也不遺餘力，「向高麗搜羅到智儼、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⁴，又請准華嚴著疏編入大藏，極力擴大華嚴學在叢林的影響。元祐四年繼晉水者為易庵禪師，甯宗書「易庵」二字以賜，慧因教院改為講寺⁵。

入元後，「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微」⁶，但慧因寺仍然作為江南華嚴學中心而存在。慧因寺興盛局面的維持得益于元世祖駙馬高麗王子璋的鼎力護持。王璋常居大都二十餘年，「酷嗜浮屠法」⁷，與漢藏各宗派廣結善緣，因慧因寺與高麗淵源深厚，故對慧因寺護持最力。皇慶元年（1312），邀高僧慧福住持慧因寺，並出資對殿宇加以修繕，又為寺置田百餘畝，以供香火。延祐二年（1315），王璋疏請賢首大德無言教講主持慧因華嚴教寺，開堂說法，領眾焚修。他還邀請華嚴碩學麗水盤谷往高麗寺講《華嚴》大意，僧俗信服。四年（1317），從王璋之請，元仁宗頒賜慧因寺護持詔書，規定對於慧因寺田土、產業「休倚氣力侵佔」⁸。在王璋的大力支持下，慧因寺繼續維持了其華嚴第一道場的地位，王璋無疑是元代慧因寺的第一大檀越。

二、明代慧因寺的毀建

（一）明初慧因寺的恢復

元至正末，遭兵燹之厄，慧因寺毀壞嚴重，十遺一二。明初，有碩德玄中猷法師先是住持嘉禾東塔寺，大振宗風。正統三年（1438），時慧因寺久虛其席，諸山僉謂。因「慧因冠華嚴之首剎，非碩德不足以當之」，遂請玄中猷法師主持此寺，法師推辭再三，而受。時慧因亦圯，法師到寺之後，「興廢起弊之功，不減在東塔時」，況且二山皆華嚴講寺，玄中猷法兩興巨剎，一振頹宗，晉水法師之後，槩不多見。⁹經過玄中猷法師的經營，慧因寺稍有恢復，但是好景不長，後慧因寺「幅員悉為強有力者所據，僅存者如掌中黑子」，勢豪的侵奪中止了慧因寺復興的勢頭。到正德年間，困于征徭徵發，僧徒星散。「數區殿宇，風催雨淋，強半頹圯於

³（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二十九，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⁴ 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二冊，北京：知識出版社，1980年，頁84。

⁵（清）梁詩正：《西湖志纂》卷五「慧因講寺」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⁶（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卷四《解義篇》，卅字續藏本。

⁷（高麗）李齊賢：《益齋集》卷十八《忠憲王世家》，粵雅堂叢書本。

⁸《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七《長生天氣力裡》，光緒七年丁氏竹書堂本。

⁹（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明玄中猷法師傳》。

荒煙斷梗中；而所謂華嚴經閣者，並不知遺址所在久矣。」¹⁰昔日殿宇恢宏的華嚴道場，一派蕭索之相。

（二）嘉靖、隆慶年間萬松一系對於慧因寺的重建

嘉靖以前，佛教發展低迷，「吳越諸名山大刹，頽圯賴以飭、墟廢賴以復著甚眾」¹¹，進入明中後期，隨著經濟社會的日益繁榮，佛教也迎來大發展時期。杭州作為東南首屈一指的繁華之區，在士林縉紳、名僧大德的宣導之下，大量古寺得以重修，廢寺得以復建。這一時期，萬松一系對於慧因華嚴教壇重振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其中肇復之功者，首為雙徑慧林（萬松）。嘉靖中，慧因寺僧僅遺一二，寺院經營難以為繼，華嚴道場久廢。時萬松法師行高望隆，被延請入寺，計以動眾設壇，講《華嚴》秘義，聽者雲集，日以千記，遠近供億，擬於當道，在杭州社會引起很大反響。但是萬松師的講法活動卻遭到某地方官的迫害，污蔑其有煽惑之罪，不得已而離開慧因寺。慧因寺的復興也告中斷，山羞泉忸，草木鬱悒者數十年。

嘉靖末，錢塘方九敘，致仕歸杭，「感寺之廢墜，延滇僧悟玄（妙空）入寺，意圖修舉。」¹²但因方九敘的突然去世，悟玄孑力，未竟修繕事。隆慶年間，仁和陳洪濛請易庵往南山慧因寺，「爰命悟玄慎舉同參僧如通，如通亦舉僧明慧（號無際）共典佛事。一乃心力對佛，矢言篤務謀成。三僧者皆萬松法子也。」¹³此後慧因寺皆三人法嗣，形成妙空派、易庵派、無際派三脈。

如通亦號易庵，紹興人，木訥沉靜，興廢舉墜，果敢承當，有不阻不撓之慨。「時殿宇崩圯，僧徒流落，雖妙空、無際二師同時應徵事，每諮決于易庵。」¹⁴在其影響下，捐施者爭先恐後，具備重修慧因寺的條件。修繕工程從萬曆二年（1574）開始，至萬曆六年（1578）完成，共計五載。建山門，貯四大法王。正殿原獨存毗盧佛一尊及座下侍托塔毗沙門護法韋馱，四旁周圍前立二十天，後坐十八應真。為營造有主有伴的華嚴境界，於是左增大行普賢菩薩，右增大智文殊菩薩，以全華嚴三聖。中為藏殿，起于園池，其中八方，藏佛經若干部，而外環之以傑閣。所藏經函，全奉延明經僧十餘眾，校閱三年而經始正。「後為觀音殿，雲間禮部尚書、平泉陸公樹聲大樹「妙應殿」匾以遺之。左建伽藍殿，禮華光神。構鐘樓幾

¹⁰《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一《原始》。

¹¹《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八《易庵通法師塔銘》。

¹²《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四《檀那·十洲方九敘》。

¹³《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六《重修慧因講寺碑記》。

¹⁴《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三《祖德》。

百尺，鑄洪鐘以司晨昏，聲聞數十裡。簷宇垂阿，百楹相扶，言言如故。」¹⁵除此之外，還于妙應殿右建禪堂三楹，為公所。工程未完，明慧示寂，如通、悟玄率其徒與徒孫，焚修於斯，終成萬松未竟之志。易庵如通在修寺過程中，因其在士林中的巨大影響，與之交遊之士紳助力頗多，其中有仁和陳洪濛、敬亭陳善、元洲張瀚、胥峰陸杲等。與明慧交厚者則有平泉陸樹聲，其以明慧有意移普門殿（後改為妙應殿）於千佛閣故址，遂捐貲若干助之。

（三）晚明慧因寺的修復情況

晚明時期，慧因寺的修建主要由禮佛士紳所主導的。萬曆二十九年（1601），錢塘洪瞻祖憫慧因大殿將傾，施百金，由無際派第四世僧性賢（號東泉）主持修葺。後無際派第六世賢首僧寂澄（號本源）戒行為兩山諸刹之首，禁足息交，縉紳往而加敬佩，因而在僧俗兩界都具有非凡的影響力。洪瞻祖倡議重建華嚴閣，藩臬郡邑諸公，竭力從臾，捐貲的杭城士紳有洪瞻祖、黃汝亨、黃允謙、葛寅亮、李事道等，方伯則有吳用先、李煜然。華嚴閣於元末毀于戰亂，宋甯宗所書閣額存張元洲家中，後其子孫復施還寺。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開始，在寺僧照微（號月印）主持下起華嚴經閣於舊址。「創復華嚴經閣垂成，而齋志以殞。裔孫止水踵而成之，而甯宗禦書閣額，得還舊觀。」¹⁶閣成，吳用先捐俸造准提像於下，恐出庸手，托蓮池大師命良工為之。又有優婆夷高許氏，助裝金碧。閣上則用於藏經，後寂澄集僧六員，誦《華嚴》三載。

至天啟間，風日蠱飭，榱桷傾頽，瓦椽剝落。遇雨天，則「文殊、千手觀音及東西羅漢諸像，則皆頂笠坐淫雨中，屋溜淋漓，或侵頭額，或損肩臂，令人不忍竟視。遙望殿后僧舍，寥寥數楹，幾不能蔽風雨。其僧皆黃面鵝形」¹⁷。時兵部侍郎呂純如進香天竺，忽於舟中夢偉衣冠丈夫謁之，以廢寺相托。禮天竺進香畢，歸途過玉岑山。輿夫慫恿入觀古跡，勉從之。入寺瞻禮，目睹慘狀。入東廡，見東坡像，宛然如夢中所見之人，大為感慨，志圖興復。遂手書捐貲倡議以授寺僧，使持鉢，以遍乞諸貴官大人及善男信女。此次大規模的修繕工程由妙空派第七世宗相（號存白）主持，一切務為永久計，即所費不貲，不計成本。「一時若憲長王公在晉，藩參胡公世賞，臬副陸公完學，郡守姚公之蘭，郡承唐公學仁，樞使宋公良翰，聞呂公感夢事奇，鹹捐俸以助。而公外弟錢可，字無可，護持尤力。」¹⁸

¹⁵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六《重修慧因講寺碑記》。

¹⁶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一《原始》。

¹⁷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九《重修慧因寺疏》。

¹⁸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四《檀那·益軒呂純如》。

後呂純如又延請水部郎中監南關樞的楊師孔，手書「潮音」顏之。此外，錢塘人葛寅亮對於此次修葺也貢獻頗多。

縱觀，明代杭州慧因寺在萬松慧林到來之後，扭轉了明初以來持續衰頹的趨勢。一方面，萬松建立了穩定的僧團，嗣後妙空、易庵、無際三脈並行防止了法嗣斷絕的現象出現。另一方面，他開壇講《華嚴經》，吸引大批信眾湧入該寺，尤其來自士紳階層的擁簇，成為日後支撐慧因寺復興的重要力量。萬松奠定的基礎，使得嘉靖至萬曆時期持續百年且耗費巨大的修繕工程成為可能。

三、明代慧因寺的僧人

自宋以來，慧因寺都是華嚴宗在南方傳播的重要場所。晉水法師駐錫之後，慧因寺名僧輩出，成為當之無愧的「華嚴第一道場」。宋以後，隨著禪宗的日益興盛及彌陀淨土信仰的風行，華嚴宗與同屬教門的天臺宗、唯識宗都相繼陷入沉寂，逐漸演變為學顯而宗隱，多為禪宗、淨土宗僧人所兼學，法脈不甚明晰。尤其是在元末混戰中，慧因寺寺廢僧散，古剎寥落。

入明之後，因玄中猷法師的到來，稍得振興。玄中猷，「別號復闇，海昌某氏子，依愚翁長老祝髮，研精教義，更知有宗門向上事。其為文如春花秋月，艷無待飾，清不加寒，筆花之妙，照映今古。」¹⁹善於借助詩文來描述華嚴境界。洪武中，主席於錢唐吳山大乘寺，道風大振。永樂十八年（1420），繼而主持嘉禾東塔寺，正統間始掛錫慧因寺。

除玄中猷法師外，明前期的較為著名的慧因寺僧還有永樂年間的鮑善恢法師。經過元末戰亂，慧因寺原來的豐富藏經多有散佚，為重振華嚴學，以一寺之力重修大藏經幾無可能，因而補刊已有大藏經則是一個恢復藏經的捷徑。鮑善恢遂發起補刊《磧砂藏》的活動，見於《大般若經》卷第五百二十八卷尾的題記：「善恢宿生慶幸，忝遇佛乘司殿職於萬善戒壇，惟慚惟愧；募正知於一真實地，誠恐誠惶。嘗睹本寺藏經函內少欠數多，遂往磧砂、妙嚴二剎補印藏典，全其品章。因見彼寺經版年深歲久，朽爛缺欠者多。發心備版，化募眾緣，命工刊補完就，使大教流通，令正法久住。」另有《佛說法乘義決定經》卷中題記記載：「杭州府西湖南山高麗惠因華嚴講寺沙彌善恢、致圓，嘗往蘇州府城東磧砂延聖寺印補大藏尊經，遇見經版中間多有損壞缺少，印去者不能全藏。發心化募十方施主，命工刊補完成。……大明永樂十年（1412）歲在壬辰菊月重九日住山比丘真境謹題。」

¹⁹《補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明玄中猷法師傳》。

²⁰為華嚴學在嘉靖以後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明中期之後，隨著慧因寺的基本恢復舊觀，寺院在杭州叢林中的地位也日漸恢復，尤其是在萬松主持慧因寺之後。萬松，為杭州仁和人，生自成化十八年（1482），卒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壽七十六，僧臘五十八，於杭州城內法輪寺出家，嗣法臨濟，為第二十六世。時「諸僧所習瑜伽薦亡之教，罔知出世大法。」萬松對叢林之中普遍盛行的重瑜伽法事、輕義學的現象深惡痛絕，認為「此豈生死大事，可能了耶！」²¹，遂有志於此，遊歷天目、京師、峨眉諸方，遍參講肆。傳心空幻，繼統臨濟。後歸杭隱徑山，絕跡於城府，「守律、嚴。素通《三藏》，尤精於《法華》、《圓覺》、《楞嚴》等諸經。善於開誘，析義宣旨。如慈父母之訓其子，必至領解而後已。道日益崇，修日益起，而四方從學者，日益以眾。」²²其門下高足則有明得（千松）、妙空、易庵、無際等，其中妙空、易庵、無際三人為慧因寺僧，在此之後寺僧主體也多為三人法嗣所囊括。三人之中易庵對於慧因寺貢獻最大，他主持了萬曆初年慧因寺重建工程，積極拓展了其師萬松所經營的與縉紳檀那的關係。易庵曾讀儒者書，尤長於內典，因求法出世游京師，與比部郎浙平湖陸杲結交，為其所重。後與陸杲之子陸光祖、陸光宅亦相交甚篤。「蓋二陸鳴東越之學，以致知先登於岸。如通闡西方之教，所謂《般若波羅蜜》者，多默契雲。」²³平湖陸氏家族成為慧因寺的一大檀越，如通易庵修復此寺，陸氏之力居多。另一方面，易庵也重視擴大慧因寺的影響力。在修繕完成後，掘地得禦書碑，鐫有「易庵」二字，始知宋明數百年間，有兩號易庵者，一時傳為奇事佳談。這一偶然契合了佛教信眾的輪回思想和機緣意識，時人謂宋易庵為前第一代阿羅漢，明易庵為後第一代阿羅漢，故而此碑的發現將慧因寺中興的形容為應有之義。

慧因寺自萬松以下，法脈清晰。²⁴易庵派第四世寂准，數立法嗣皆夭，以無際同出於臨濟宗，遂立無際七世孫照微為嗣，是為第五世。後照微又以本支孤露，複歸。而令其徒普瑩繼其宗。²⁵其中無際派照微曾有意修寺志，未及而逝，時錢塘徐時泰曾語於照微裔孫法凝曰：「高麗之古，不減淨慈，而衰頹至此者，以無志，以無志乘可稽也。名山古剎，時有興替，藉以永延，令人興起者志耳。往不可咎，來猶可追，是在子也。」²⁶法凝遂奮然承之。斷碑殘碣，搜剔靡遺，更老姑聞，隨

²⁰ 李際寧：《「武林藏」之我見》，載於《佛學研究》1995年第00期，頁169。

²¹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八《雙徑林禪師塔碑銘》。

²² 《補續高僧傳》卷五《義解篇》。

²³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六《重修慧因講寺碑記》。

²⁴ 見附錄。

²⁵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十二《法嗣》。

²⁶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四《檀那·大玉徐時泰》。

筆傳寫，輯綴成志。徐時泰助貲付梓。

明代慧因寺住持的選任，前期與後期也呈現出較大的不同。明初慧因寺住持大都由僧綱司任命或由杭州佛教界耆宿共同推舉。例如，玄中猷法師即是各大寺住持因慧因寺為華嚴首刹，故延請叢林之中久有名望的華嚴碩德玄中猷法師來充任住持。反映了明初高壓政治之下，將佛教界納入王朝嚴格的管控之中，而且寺院與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是受限制的。而且就住持的派系、來源來說，明前期並沒有太強的連貫性，凸顯了寺院自主性不強的特點。明中期以後，經濟的繁榮、社會風氣的開放、社會交往的活絡，也影響到了佛教界，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士紳群體更加積極的參與到宗教生活中來，居士佛教由是興起。同時寺院與社會的互動日趨頻繁，士紳開始參與到寺院住持的選擇以及寺院的管理上來²⁷。例如，萬松離開之後，方九敘、陳洪濛即請易庵、妙空入寺主持寺院大修的工作。反過來寺僧也積極迎合士紳的喜好，來加強與士人群體的關係。就奮跡科名的士人來說，聚於山川靈秀之區，必以建文昌閣為首功。「於是，高麗寺僧玄澄感發興起，請為建文昌閣於寺之右」，暗契禮佛士紳所倡儒家、佛教、道家同助教化的價值認知。此後又宣揚華嚴閣中的准提像，求男子得男子、求功名得功名，亦兼有文昌玄感之應。²⁸通過滿足士紳的信仰需求，借此吸引大批的士人前來頂禮膜拜，以擴大慧因寺在士人群體中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晚明佛教世俗化的特點。

明中後期，南方地區傳華嚴最隆者為雪浪洪恩一系，其後嗣有巢松慧浸、蒼雪讀徹、汰如明河等兼弘華嚴學的禪僧。與之相較，萬松一系雖聲望有所不及，但立足「東南佛國」杭州，依託「華嚴第一道場」慧因寺這一華嚴學基地，法脈綿延不絕，在晚明禪淨教融合的背景下，慧因寺也不可避免的參與到佛教復興的浪潮之中。首先從法脈傳承來說，萬松一系屬於臨濟宗，只是立足於慧因寺這一華嚴道場，因而天然的具有了弘傳華嚴的責任，同時賢首義學也自然成為「四海皆禪淨」之下慧因寺僧標榜的特色，故而「一龕依淨土，終日禮華嚴」²⁹成為慧因寺僧日常生活的常態。

²⁷（加）卜正民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85。

²⁸（明）黃汝亨：《寓林集》卷三十二《題玉岑山文昌閣緣疏》，天啟四年刻本。

²⁹（明）呂純如：《贈本源師》，《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十。

附錄：萬松之後慧因寺法系

妙空一派，自悟玄以下：

第二世，周瓚，仁和人，號大雄。

第三世，洪宗，桐廬人，號茂林。

第四世，普通，崇明人，號瑞峰。

第五世，廣賢，仁和人，號萬玉。廣淨，錢塘人，號敬川。

第六世，宗憲，仁和人，號蓮台。

第七世，宗相，仁和人，號存白。

第八世，慶文，仁和人，號敬如。

第九世，通恩，烏程人，號楚元。

第十世，玄泰，烏程人，號寧宇。

第十一世，祖心，海鹽人，字無□。

第十二世，清慧，仁和人，字自明。

第十三世，淨信，海寧人，字潮音。

第十四世，真秀，山陰人。

易庵一派，自如通以下：

第二世，性震，崇德人，號太空。

第三世，海龍，仁和人，號清禹。

第四世，寂淮，崇德人。

第五世，普瑩，仁和人，號玉庵。

第六世，通密，桐鄉人，號三玄。

無際一派，自明慧以下：

第二世，真安，錢塘人，號德輝。

第三世，如升，余杭人，號鷲峰。

第四世，性賢，余杭人，號東泉。

第五世，海德，錢塘人，號無盡。

第六世，寂澄，錢塘人，號本源。

第七世，照微，仁和人，號月印。

第八世，普瑩，嗣易庵後。普鈺，歸安人，號廣漠。

第九世，通密，嗣易庵後。通文，桐鄉人，早夭。

第十世，湛深，桐鄉人，號徹如。

第十一世，然定，桐鄉人，號止心。

第十二世，法凝，錢塘人，號止水。

第十三世，界金，海寧人，號丈石。

第十四世，方月，錢塘人。

第十五世，廣生，海鹽人，字生之。

參考文獻：

[加]卜正民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二冊，北京：知識出版社，1980年。

（明）李耆：《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光緒七年丁氏竹書堂本。

李際寧：「武林藏」之我見》，載於《佛學研究》，1995年。

（高麗）李齊賢：《益齋集》，《忠憲王世家》，粵雅堂叢書本。

（清）梁詩正：《西湖志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黃汝亨：《寓林集》，天啟四年刻本。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卅字續藏本。